硅谷的后院

叶永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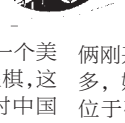
用稻草人赶鸟,古已有之。然而,在美国硅谷一位电脑工程师家的后院,我见到一棵叶茂果盛的杏树上,有一个什么东西在阳光下一闪一闪。细细一看,原来树上吊着一张光盘,随风晃动。这一发明的“专利权”,当属这位名叫戴维的工程师。他告诉我,常有鸟儿前来偷吃杏子。他“就地取材”,把一张废光盘挂到树上,轻而易举吓跑了那些空中飞贼。

位于旧金山南湾的硅谷,是名震世界的高科技中心。我曾经一次又一次走访硅谷。不论是在YAHOO总部,还是在GOOGLE总部,我见到的是一座座大楼,里面是高密度的方格子式的办公室,成千上万的IT业的白领就在一间间小屋里编制程序,试制新产品。然而,这些白领在下班之后,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?7月下旬,我应邀到硅谷戴维家做客。虽说我曾经几次到过戴维家,但都是在夜间,从未去过他家的后院。这一回在下午去了,他领着我走过客厅,才见到屋后有着他的一个小天地——花繁果硕的后院。戴维从梨树上摘了一个梨给我。这梨鹅黄色,只比鸭蛋稍大些,却很甜。他告诉我,这杏树、梨树,都是他亲手栽种的。

戴维领我去参观他种的番茄,红彤彤的,只有葡萄那么大,味道比普通番茄要鲜美得多。他拔起一棵红萝卜,摆好姿势,让我拍照。看得出,这位电脑工程师对于园艺是那么喜爱。

戴维和他的太太游小姐,是我的老朋友。当年他从美国来到台湾学习汉语,结识了台湾的游小姐。他爱好文学,打算写一本文学的书,来到上海找我。戴维告诉我,书只写了一部分,至今未完成。但他仍保持着对于文学的浓厚兴趣——这是除了园艺之外的另一个业余爱好。

戴维的厨艺相当不错。他能够花几小时把一只巨大的火鸡烤得焦黄,而塞满鸡肚的蘑菇则香气扑鼻。烹饪,是他的第三业余爱好。吃完饭,他则乘机抽空跟我杀了三盘中国象棋。虽说他以“0:3”输了,但是他的棋艺应当说还不错,尤其是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能够下中国象棋,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,何况他的棋艺是从网络上学来的,“无师自通”。



当然,戴维的最爱,是他的两个可爱的混血子女。女儿丽比,已经8岁,亭亭玉立,是父亲的“小尾巴”。在游小姐的教导下,丽比的琴艺飞速进步。平日格外顽皮的5岁爱迪森,今天像被定身术定在客厅的一角,因为我送给他一只飞机模型,他正在按照图纸搭建这架飞机。一遇到不懂的地方,便大声叫喊“爸爸”,戴维总是随叫随到,帮助儿子解疑答问。

游小姐告诉我,戴维在下班之后,要么跟孩子一起玩,要么在后院“精耕细作”,是一个非常顾家的好丈夫。每逢假期,戴维成了家庭旅游团的“团长”,带领全家出游。她说,全家刚从欧洲旅游回来,拍了许多精彩的数码照片,只是美元贬值、欧元升值,欧洲的物价对于美国人来说,显得有点贵了。

游小姐是后院的主心骨。她温柔和善,但遇事果断。十几年前,她跟戴维结婚不久,原本住在离硅谷相当远的地方。每天,戴维要在高速公路上开很久的车,何况上班高峰时硅谷堵车一两小时是家常便饭。她很担心丈夫疲劳驾驶会出车祸。当时,尽管硅谷的房价相当高,而他俩刚开始工作,收入并不多,她毅然决定买下这座位于硅谷中心的房子,使她的先生在10分钟之内就可以来到公司上班。她当时说了一句“名言”:“命比钱更重要!”十几年间,硅谷的房价一涨再涨,她家的房子也连连升值,她的先生既保了命又赚了钱,如今谁都夸游小姐这位后院主管当年的决定有远见,有魄力。

富也侈穷也侈

杨文杰

灯话

日前,新华社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一些地方基层党政领导新官上任,更换新车的现象较为普遍。鄂东三个山区县宣传部新领导都买了新车,江汉平原一个市委、市府领导班子中,十三人职务变动,其中九人换了新车。按一辆新车二十万元算,九名领导换车,得花费一百八十万元。每辆车的每年运行成本和维修保养费,也不是小数目。这样子配置新车,无疑加重了当地的财政负担。

由此人们发现,富侈奢,穷也侈奢,似乎成了一些地方领导的共同特点,往不客气里说,是一种『通病』。不是吗?富的要建『现代』办公大厦,穷的也要造『豪华』行政大楼;富的党委扩大会要上庐山召开,穷的政府领导班子扩大会也要去海南举行……这些人给自己的侈奢行为找了一个『理由』:『改善条件』,『享受一点』,可以鼓励大家更好地创造财富。其实不然,富也侈,穷也侈,既浪费社会财富,也挫伤了百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。群众吃辛吃苦,你们挥金如土,人心不平、不服呀!

毛泽东同志说:『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』。可是,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却说『公款公花,不入自己口袋,就不能说犯罪』。于是乎,有的乡镇领导向饭店打的白条可用秤来论斤称。这种错误的思想认识,是富也侈、穷也侈漫延不绝的思想原因。而整治侈奢浪费的法津,比整治贪污的法律,相对来说缺失许多,罪与非罪难分,操作性差。于是乎,那些浪费国家巨资违规建造豪华办公大楼的当事人,几乎没有谁被当作『罪犯』予以法办。这恐怕是富也侈、穷也侈越演越烈的法制层面的原因。

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符合品质要求的『小康』,广大干部任重而道远。富也侈、穷也侈的恶性循环,其结果将在更大范围内助长领导干部『笑俭不笑侈』的不良作派。这种情况如果不从根本上加以改变,又怎么能带领人民群众沿着『四个坚定不移』的方向前进呢?

清装电视剧中的自称

大善

清代官场中,对上司、下属、同僚的称呼皆有定式;对自己的称呼,也依谈话对象和场合不同而有“本部(院)、本帅、本爵、下官、卑职”等不同的自称,嫔妃也可有“本宫、臣妾”等不同的自称。某电视剧中不论场合和对象,一律自称为“本宫”、“本王”。简单是简单了,但离历史的真实远了。感觉就像听到菜场中卖葱姜的自称“本摊主”一样。

联想起几年前看过的《康熙王朝》。剧中大臣们居然称呼“各位臣工”。臣工一词最早见于《诗经》,后也可用作皇帝对大臣们的称呼。但是大臣们互相称呼“各位臣工”,实在有点不伦不类。

从扇子到空调

弦子

我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,每到夏天,在食堂主厨的王师傅忙完了午餐,就会拎起皮管,打开水龙头往厨房水泥地上扫射一通,接着拉把躺椅,袒胸露腹躺在上面,手摇蒲扇纳凉。“舒服啊!”他感叹着,然后在蒲扇的渐摇渐止中睡去,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是舒服的。

我知道他是真的舒服,因我体验过从冷水浸透了的水泥地上升起的凉意。

我们通常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纳凉。有时睡醒了,一身汗水。很快大槐树下纳凉的人少了起来,因为电扇开始流行。有了电扇好啊,按钮一按,满屋子闷热的空气立时变成了凉风。以前手摇蒲扇时,总嫌风小,有了电扇,又嫌风大,好在电扇的外形和功能都在不断改进,风速可以掌控,人也越来越舒服,越来越心满意足。

有了电扇,蒲扇很少再用,就挂在了墙上。扇子,据说舜的时候就发明出来了,有几千年了,但古人们绝想不到将来会有电扇这种东西出现。有时候在夏天的中午经过老槐树,想起过去在那下面纳凉的情景,已完全变成了模糊而又遥远的怀旧画面。

厨房的王师傅依旧要在夏天的午后午睡,只是地上不再浇水,手中的蒲扇也没有了,一个吊扇用铁条系了,吊在厨房的大木梁上,因为没有系好,一开电门就“哐哐”地响,我听了难受,但王师傅毫不在意,在那哐哐声中沉睡。他照例会感叹“舒服啊”!但这感叹,已改在了睡后醒来的时候。

我曾经以为,电扇会就这么流行下去,说不定也流行个几千年,但这才多久,电扇已从商场和百姓家里大面积退潮,取而代之的,是挂在墙壁上的空调。冷气房里泡了几个夏季,有时偶尔在什么地方看见电扇,倒有了隔膜。原来在潜意识里,电扇也已渐渐纳入了我怀旧的行列里。

关于空调,我记不清是谁说的几句怪话,认为它搞乱了季节,也因此破坏了人们的许多好习惯。但我想,说空调的怪话,大体跟当初胡适批判麻将差不多,一边批一边打,两头都乐此不疲,所以当不得真。即便有了空调,扇子也不是全无价值。空调毕竟不能背在身上,夏日出门,手里有把扇子,既可扇风又能遮阳,很实用。

又如昨天中午从巷子里走过,见退了休的王师傅正跟另一位老者下象棋。我说:“这么热天还下呀!”那老者轻摇扇子应道:“心静自然凉。”王师傅却像没听见,满头大汗只顾看棋盘。我凑过去看了看,搭话的老者形势大好,王师傅,不消说你也知道了,眼看要输。

遥寄炳熙先生

梅逸

突然收到大众日报前辈信息,陈炳熙老先生已昏迷,住人民医院二楼。在先生住院之前,我是收到先生信札的,他很轻松地说要去医院住一阵子。知道先生近一年来常常往返于医院,笑声仍朗朗,谈吐仍语健,这次的住院再出院,该是一如往故的。得到消息,我竟还未来得及去医院探望,在周六的早晨,炳熙先生则永远离我们而去。

原谅我,陈老师,我没能去送您一程。在家中,我整理您给我的信件,再读您发表在《新民晚报》《文汇报》《山西文学》等全国各大报刊上的作品,以及几年前您写的关于我发表作品的七页纸的评价文章,回忆与您交谈时先生的谦谦君子之风,我在心中默悼,先生,您为什么走得这样匆忙?还有好多作品未从您的笔端潺潺流出呀!

记得曾与先生谈及想结集出一册小书,请先生赐名,时隔不日,先生很快来信,为小书命名为《梅屋偶寄》,是在不久前的6月8日。不想时隔一月,七月八日先生的一信,竟成为给我的最后笔墨。

我们书信往来已数载,好在能常常翻阅,以弥补对先生的那份歉意,好在有先生对拙作的评价文章《读后浅见》,让我常忆及先生相约府上晤谈拙作的前后往事。先生从不自诩为大家,每有作品发表,总要赠我一本刊物。我担心先生手中没有留存,先生电话中爽朗告知,杂志社寄三本呢,放心。

与先生夫人通电话,听她哽咽的声音,也禁不住潸然泪下。我只得以晚辈口吻再三叮嘱大姨,保重身体,保重身体!

山魈

白忠懋

山魈古籍中称为山 ,《神异经·西荒经》说:它身长尺余,坦露身子,能捕虾蟹,不怕人,傍晚见人夜宿,前来篝火边烧烤虾蟹,趁人不备,把盐偷去,拿虾蟹蘸盐吃。有人把竹放火中,发出爆裂声,把它吓走。古人视其为鬼魅之一,山里就有。白居易《送人贬信州判官》诗中有“溪畔毒沙藏水弩,城头枯树下山魈”句。

可如今山魈只产于非洲西部喀麦隆、加蓬与刚果。它的长相吓人:眉骨高耸,双目深陷,凶光毕露;鼻长而红,脸有蓝紫色纵纹,须色发白或橙黄,张口露出獠牙,头顶之毛直竖;全身披橄榄色长毛,臀部有大块鲜红的胝。

它属猴类,与狒狒一样生活于多石少树之丘陵,为世上最大猴子——雄性高达1米,重50公斤以上。它常结群,最多时一群达50余只。有时会下山盗食作物,尤爱木薯,也捕食昆虫、爬行类及鸟类。

它性格怪异,好喧闹、咆哮,发出刺耳的尖叫声。由于性情暴躁,极难驯养,遇异类,总瞪眼,摆出一副厮杀的架势。它力大无穷,狮子也怕它三分。

今宵灯谜

徐卫锋

倾囊相授不藏私

(四字篮球术语)

昨日谜面:无意插柳柳成荫

(流行歌曲)

谜底:《不想长大》(注:别解为“意想不到会长得那么大”)

少年愁结难解时

谢基立

儿科医生的笔者,近年来遇见数例“另类”病例,他们并非患躯体疾病来求医,而是突然遭受精神刺激造成心理创伤,一时愁结难解,终于酿成悲剧性结局。这原是不该发生的事情。

15岁少年陈某,送抵医院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,呼吸、心跳微弱,面色青紫,脖子上有一道绳索留下的紫红色痕迹,不消说,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他在市郊某中学读初二,这天跟班上一位同学闹着玩,动了真格,一把小刀刺伤同学臀部。状告到班主任那里,老师对他进行批评教育,并关照他回去叫父母到学校来。可下午未见陈某和家长来校,却传来他在家悬梁自尽、送医院抢救的消息。谁能料到他会悄悄寻短见呢!因发现太晚,未能挽回其生命。

14岁少年王某,送抵医院时已奄奄一息。他面色苍白,呼吸急促,口鼻涌出大量泡沫,两眼瞳孔缩小如针尖,全身冰凉,血压测不出,心率缓慢,肺部满布湿罗音,危在旦夕。医生诊断为有机磷农药中毒,合并心肺功能衰竭。

这天村里娃在一起玩“开战”游戏,王某掷出一块瓦片击中李家孩子头部,血流如柱,这下闯了祸。状告到王家,王的父亲将儿子痛打一顿,然后陪伤者去医院包扎伤口。回家后余怒未息,又痛斥儿子。这小子挨了打和骂,一气之下横下一条心,乘家里人不在意,喝下半瓶有机磷农药。虽经医生抢救,仍未能挽回。

女孩12岁至18岁,男孩14岁至20岁为青春期,是人的一生中生长发育旺盛、从量变到质变的时期,标致男女的“第二性征”开始出现,心理活动趋向成人化,有自尊心和虚荣心,不像儿时那样被人说几句、羞辱或打骂一通可以不在乎。青春期少年心理脆弱,情绪易变,容易感情用事,可以激昂慷慨,满腔热血,也可以情绪低落,心灰意冷,甚至精神崩溃,因一时心理上得不到平衡而干出意想不到的傻事,并不少见。家长和老师如果掌握少年的心理活动特点和各自的个性,因材施教,这种悲剧也许不会发生。

而今家庭以独生子女居多,从小甜水里泡大,娇生惯养,关爱有加,经不起风吹浪打,遭遇一些挫折,就会情绪波动,甚至因不能解脱而“横竖横”,少男少女为一桩小事离家出走或寻短见,并不少见。平时对他们进行挫折教育,磨练其心理承受能力,看来很有必要。(作者系江阴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)

心灵港湾

《小憩》的拍摄经过

邹世杰

七夕会 摄影故事

上月初终于有机会去山西平遥,领略了这著名的古城风韵,真可谓不虚此行。

顺着平遥古城内的一条小巷往里走,可看见当地居民开的一家颇具特色的小客栈。对着小巷的是一间客房,左侧旁门内是一个不大的院子,这小院布局十分优雅,门上大红的对联,两旁一对威武的石狮,古朴的窗格,无不渗透着三晋浓郁的文化韵味。院子南北各有房屋一大间,环境舒适且闹中取静,空气甜美宁静。我正想踏进那扇半掩的门,偶见院子里一位入住的外国游客正悠闲地躺在摇椅上打盹,手里还捧着一本书。此时阳光也慵懒地照在她的脸上,不知不觉中她已进入了梦乡。如此美妙的意境,让我为之一怔,我连忙拿起手中的相机摄下了这张令我得意的照片。

这张照片我越看越喜欢,倒不单单是它的构图和用光,而是那迷人的意境、悠闲的气氛,令人留连却步。这张照片也让我越看越遗憾,遗憾的是仓促的游览未能尽情地享受到这份宁静。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去平遥,一定在这诗一般的庭院中小住几日,让这份宁静来洗涤一下我们焦躁的心灵。